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吉軍 主編

五代史書彙編

陸

杭州出版社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占軍

主編

五代史書彙編

陸

杭州出版社

總目

甲編

舊五代史考異		清	邵晉涵撰	一
五代史記纂誤		宋	吳 縝撰	五三四
五代史志疑		清	楊陸榮撰	五八五
五代史記補考		清	徐 炯撰	六七九
五代史記纂誤補		清	吳蘭庭撰	二七七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		清	周壽昌撰	一四六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		清	吳光耀撰	一四七七

乙編

玉堂閑話		五代	王仁裕撰	一八二九
于闐國行程錄		五代	平居誨撰	一九三七

周世宗實錄

.....

宋王溥撰 一九四五

五代會要

.....

宋王溥撰 一九六一

五代登科記

.....

宋韓思撰 二二六七

洛陽搢紳舊聞記

.....

宋張齊賢撰 二二七七

五代史闕文

.....

宋王禹偁撰 二四四一

五代史補

.....

宋陶岳撰 二四六三

五代春秋

.....

宋尹洙撰 二五三七

五代名畫補遺

.....

宋劉道醇撰 二五五七

五代詩話

.....

清鄭方坤撰 二五八一

五代春秋志疑

.....

清華湛恩撰 二九九五

補五代史藝文志

.....

清顧懷三撰 三〇四五

補五代史藝文志

.....

清宋祖駿撰 三〇五

丙 編

五國故事

.....

宋佚名撰 三六九

九國志		宋	路振撰	三〇三
十國春秋		清	吳任臣撰	三三八
釣磯立談		宋	史溫撰	四九九五
南唐近事		宋	鄭文寶撰	五〇三九
江表志		宋	鄭文寶撰	五〇七一
江南餘載		宋	佚名撰	五〇九九
江南別錄		宋	陳彭年撰	五二五
江南野史		宋	龍衮撰	五四五
南唐書		宋	馬令撰	五四一
南唐書		宋	陸游撰	五四五
唐餘紀傳		明	陳霆撰	五六一三
南唐拾遺記		清	毛先舒撰	五七七五
補南唐藝文志		清	王振民撰	五七九三
王氏聞見錄		五代	王仁裕撰	五八三三

鑒誠錄		五代	何光遠撰	五八五九
幸蜀記		宋	居白撰	五九五五
野人閒話		宋	耿煥撰	五九八三
錦里耆舊傳		宋	句延慶撰	六〇一九
蜀檣杙		宋	張唐英撰	六〇五九
益州名畫錄		宋	黃休復撰	六一二一
吳越備史		宋	錢儼撰	六一六一
葆光錄		宋	陳棊撰	六二八一
三楚新錄		宋	周羽翀撰	六三一
南漢書		清	梁廷枏撰	六三三一
南漢叢錄		清	梁廷枏撰	六五七一
南漢記		清	吳蘭修撰	六五九五
南漢地理志		清	吳蘭修撰	六六八七

校點說明

《五國故事》二卷，不著撰人。書中卷上小注中有「又嘗以其事實於江南一朝士」之語，又謂「得見南唐李氏舊臣」，則撰者當為宋初人。《四庫總目提要》亦云：「南漢條下稱劉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則北宋人。」清厲鶚等曾以書中留從效改稱婁從效，偽漢劉氏改作偽漢彭城氏，以為作者本為吳越國人，避吳越王錢鏐諱。四庫館臣則謂「然閩王延翰條下稱其妻為博陵氏，則又何為而諱崔乎」，因云「年代綿邈，蓋不可考」。總之，作者事跡已難以考出。

《五國故事》記吳楊氏、南唐李氏、前蜀王氏、後蜀孟氏、南漢劉氏、閩王氏及閩朱文進等割據事，實為六國。全書文字分五個段落，卷上江南楊、李、蜀王、孟各一；卷下劉漢、王閩各一，朱文進等附於後。因此所謂五國，究竟楊、李合一，還是王、孟合一，亦疑不能明。明萬曆間，太常少卿余寅為此書作序，以為「大抵此編潦率，蓋歐陽氏之棄餘也」。《四庫總目提要》認為該書實則小說之體，記錄頗為繁碎，確是如此。但書中多有不見他書記載者，或他書記叙不詳者，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例如，記述偽吳讓皇帝楊溥之死，本書記錄較一般史書更詳，如「營室於茆山」、「使者前趨，俄而見害」等，與他書記載完全不同。南唐保大十三年冬，周師南攻淮南，書中記有「狂人遍揚市，詬罵市人」等語，實際上反映了揚州戰前人心不穩的情況，各書未見記載。又如南漢乾亨九年改元為白龍元年以及劉巖將自己的

名字改成劉襲的原因，書中記述遠較他書為詳，王宏將白虹說成白龍的史實，賴本書得以保存下來。諸如此類，即不縷舉。清康熙間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曾大量采入。

本書版本以明劍光閣舊鈔本為最佳，明代江南藏書家曾相從借錄。清鮑廷博根據此本校訂後開雕，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之中。這次整理，即以《知不足齋叢書》為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學海類編》本（簡稱《學海》本）、宛委山堂《說郛》本、商務印書館《說郛》本等。

張劍光

直齋書錄解題

五國故事二卷

不知作者。記吳、蜀、閩、漢諸國事。（卷五偽史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五國故事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南漢條下稱劉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則北宋人。又南唐條下稱嘗以其事實於江南一朝士，則猶在宋初，得見李氏舊臣也。中於南漢稱彭城氏，於留從效姓稱婁。錢塘厲鶚跋以為吳越國人人宋所作，避武肅王諱。然閩王延翰條下稱其妻為博陵氏，則又何為而諱崔乎？年代綿邈，蓋不可考矣。其書紀吳楊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漢劉氏、閩王氏之事，稱曰五國。然以其地而論，當為四國，若以其人而論，當為六國，未審其楊、李併為一，抑孟、王併為一也。鄭樵《通志略》列之霸史類中，實則小說之體，記錄頗為繁碎。中如徐知誥斥進黃袍諸事，為史所不載；又李煜為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與史亦小有異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

未可以瑣雜廢也。前有萬曆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題詞，譏其四國俱加偽字，於蜀獨否。今考書中明書偽蜀王建，又書孟知祥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何嘗不著其偽？卷首總綱既以前蜀、後蜀為分，再加偽字，則或曰前偽蜀、後偽蜀，或曰偽前蜀、偽後蜀，詞句皆嫌於贅，是以省之，《公羊傳》所謂避不成文是也。謂不偽蜀，殊失其旨。至南漢條下稱：「偽漢先主名巖，後名俊，又名襲。襲之字曰儼，本無此字。襲欲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書之。」寅援《唐史》書武后名曌以駁之，則其說當矣。（卷六六史部載記類）

五國故事序〔一〕

《五國故事》一篇，不知輯者誰氏，鄭迪功《通志》嘗列之霸史。吾鄞少司馬范公建天一閣，多藏書，此蓋瑣品之一目。云五國者，楊行密稱吳，李昇稱南唐，王建、孟知祥俱有蜀，總為一國，劉巖稱漢，而王審知稱閩。茲五氏皆驍鷁猛厲，見一時鴟張，諸孽滿於海內，無不有黃屋之心，遂挾風雲，竊名號，專制一方，此桓、文之所必誅者。惜皇綱失馭，虺虎哭其宮，若留從效輩如虺蜴紛起，寓縣大裂，其時蓋且十餘姓矣，迺獨輯五國。間嘗稍一緝閱，其大者已采入正史，其細者無足為史氏有無，且更多參錯。四國不叙姓，閩獨叙姓，四國俱加一偽字，於蜀獨否，漢氏劉未嘗氏彭城，乃舉其郡封而氏之，從效氏劉乃氏婁，固壹叶也，終宜有別。龔字誠不典，何遂不書？壘嘗別製字，妄自尊，何嘗雅馴而至今存？大抵此編潦率，蓋歐陽氏之棄餘也。五國之事邈矣，其時湯悅《江南錄》、徐鉉《吳錄》、信都鑄《淝上英雄錄》、《邗溝要略》、王顏《烈祖開基錄》、李昊《前後蜀實錄》、曹衍《湖湘故事》、蔣文樸《閩中實錄》，俱不傳，此編猶在，白日荒荒，見此燭火。又諸君亦號名英雄，多可怪愕事。范司馬喜刻古書，此編已入丹格，未及梓而歿，余遂序而存之。余寅題。

〔二〕 按此序見《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目錄

卷上

偽吳楊氏 三九

偽唐李氏 三九

前蜀王氏 三九

後蜀孟氏 三八〇

卷下

偽漢彭城氏 三九一

偽閩王氏 三九一

卷上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渭僭號，乃追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渥不

僭號（一），渭稱吳，乃追諡為景皇帝。

渭 僭稱大吳，殂諡曰宣皇帝。

溥

偽號為讓皇帝，乃

李氏傳位之後，冊為高上崇古思元讓皇帝，亦非吳也。

偽唐李氏

先主昇

偽諡為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嗣主景

偽諡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二）。

後主煜

入朝封違命侯，旋封隴西郡公，殂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建

偽諡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衍

歸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

偽諡文皇帝，廟號高祖。

後主昶

歸朝封秦國公，薨追封楚王，諡曰恭孝。

偽吳先主吳王行密〔三〕，廬州合肥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黑繒幕其首，號曰黑雲都〔四〕。行密之妻兄朱延壽，始為行密稱薦，旋至壽州節帥。而延壽潛以宗姓通於梁祖，將規淮南，行密乃謀去之，且慮召之不至，遂詐為目疾，凡三年。其妻旦夕視其動靜，以為信，至於私於隸僕〔五〕，悉避餘人，唯不避行密。密一日謂其妻曰：「吾目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省〔六〕，軍府之事當屬於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書召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舅今旦果相睹。」延壽惶駭，遂叱勇士執而殺之，仍廢其妻焉。行密雄豪而頗有度量。蘇州刺史成及及，浙之八都也，後為彰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皆王命也。為部所叛，執送行密。密以其厚重伉直，頗重之，舍於正廳之後房，室間亦有劍甲之類。而行密盛暑中，日以單衣而至，與及飲膳，了無疑忌之色。及又嘗抵行密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項，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

渥，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歸。先是謠言云：「楊老抽嫩鬢，堪作打鍾槌。」

此下有脫誤。聲猶未率，不堪嗣父事，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折之言，蓋冥符也。初，溫之與顥同謀害渥，實戊辰歲夏六月也。議既定，其夕將暝，顥已先入，而溫使告顥曰：「今非番直，不欲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顥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顥諾之。其夕，既殺渥，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顥弑逆，殺害老令公郎君矣。」軍衆皆為之哭。其夕，遂殺顥，立楊渭，渭以溫兼左右軍政焉。

渭既為主，至己卯歲，建偽號。先是梁受唐禪，楊氏遂不復朝貢，因稱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間一年，渭卒，乃以其弟丹陽王溥襲位，偽諡渭為宣皇帝焉。

朱瑾者，楊氏之名將也。徐溫既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謂之政事僕射。瑾與知訓有通家之好，嘗使知客詣知訓之第。知訓纔二十餘，頗以聲色為務，而潛與知客通，取其所佩綃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頗銜之。一日，楊氏會鞠於廣場，知訓與瑾立馬觀之，馬首相接，瑾因揖知訓曰：「那日綃巾，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泄，且慮瑾為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為歷陽。瑾知為知訓所排，將整行計，密有圖知訓之意。及知訓詣瑾告別，時盛暑，瑾以水徧灑廳事，皆汪洋不可駐足，乃直抵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出愛姬姚氏薦酒，乃獻名馬。瑾愛其馬，夏以羅幃，冬以錦帳覆之。知訓納，拜於瑾，瑾以手板擊殺之，截其首，提人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城下，折足，乃自剄。吳人暴其尸於市，蟲蛆不犯。即日，其事聞於昇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丘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令公即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